

美術／滄海叢刊

莊申 著

扇子與中國文化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美術／滄海叢刊

莊申 著

扇子與中國文化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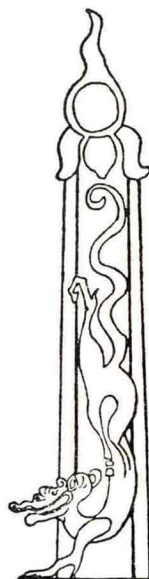
扇子與中國文化／莊申著．--初版．--
臺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81
面；公分，--（滄海叢刊）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9-0328-0（精裝）
ISBN 957-19-0329-9（平裝）

1. 扇-中國

538.171

81001074

◎ 扇子與中國文化



著者 莊申

發行人 劉仲文

出版者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

編號 E63003①

基本定價 拾陸元陸角柒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扇子與中國文化

編號 E63003①

東大圖書公司

ISBN 957-19-0328-0（精裝）

自序

一九七七年之春，香港藝術館舉辦「清末上海名家畫展」，展出紙扇與摺扇畫蹟一百六十六件。當時我不但正在香港大學擔任三種中國藝術課程的講授，也是香港藝術館的顧問。當該館的負責人邀我為這批畫扇撰文介紹，我覺得是義不容辭的。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寫成的長約一萬五千字的介紹文字，後來曾以〈中國扇史〉為題，而發表在由香港藝術館為那次畫展而特別編印的《清末上海名家扇畫》的專刊之中。

從一九七七年的暑假開始，我根據陸續得到的資料，而把〈中國扇史〉重新改寫。改寫稿對於原文的結構，雖然沒有重大的改變，可是字數卻已由一萬五千字擴充到將近十萬字。大概在一九八〇年左右，有一次，我由香港到臺灣省親。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遇見任職於中國時報的高上秦先生。經過他的介紹，我那部剛剛改寫完成的〈中國扇史〉的原稿，就由時報叢書的負責人與我簽訂了出版的合同。據高先生說，簽約以後，書是很快就可以出版的。可是後來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儘管這部書的版樣已用鉛字排好，卻始終未見問世。搬過幾次家之後，現在連當年由時報叢書排好的版樣也已不存。這件事就這樣從一九八〇年一直拖到一九九〇年。十年的時間，就這麼過去了。

一九九〇年之春，在一次閒談之中，劉振強先生知道我保存了〈中國扇史〉的原稿的副本，就慫恿我趕快把副本交給他。他說，如果我能把插圖補全，東大圖書公司是願意出版這本書的。得到這樣的承諾，我才花了不少的時間，找到了當年的手寫原稿之副本的一部份。於是我就以這一部份為基礎，再配合在這幾年內得到的一些新資料，而把〈中國扇史〉的舊稿，整理成一部約有三十七萬字的新稿；經過印刷與設計，成為目前的現狀。

我近年的研究興趣，大致是綜合文字與圖片而去重建古代中國日常生活方面的原有面貌。具有這種性質的研究，也許應該說是一種文化史的研究。譬如透過中國的扇子，不但可以瞭解扇面上的書畫藝術的技巧，還可以瞭解到書畫藝術的主題的變化、紙與絹的出產、以及明清時代的收藏家的藏品的建立，如果再作進一步觀察，更可瞭解到，自從十二世紀的北宋文人從高麗引進日本的摺扇，經過十五與十六世紀的明代文人的喜愛，日本的摺扇早已經過徹底的漢化而成爲中國日常生活用品裡的一種。還有，自從歐洲的海權的發展與商船的東來，摺扇的使用，又由中國爲中心而傳播到歐洲各地。所以在十七與十八世紀，當「中國風味」(Chinoiserie)在歐洲風靡一時，變形的摺扇也就成爲歐洲上流社會之貴婦的新寵。要說明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與其說這本書的內容是對藝術史的研究，恐怕毋寧說是對文化史的研究，更爲恰當。我把這本書的書名由《中國扇史》改爲《扇子與中國文化》的主要原因，也正在此。

前面說過，這本書的雛形是在一九七六年的十一月十五日寫成的。今天我爲《扇子與中國文化》寫序的時日也正是十一月十五日。屈指算來，在這兩個十一月十五日之間的時距，竟然已有十五年。我從一九六五年開始在香港大學任教，到一九八八年從該校提前退休，前後二十三年。另一方面，我從一九八八年任職於中央研究院以迄於今，瞬息之間，也已超過四年。如果這本《扇子與中國文化》能對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具有些許貢獻，那這一點點研究的心得，正與東大圖書公司在一九八八年爲我出版的《根源之美》一樣，也應該視爲我在最近的十五年之內，身在港、臺兩地研究的綜合成果。寫到這裏，我要向與我同年的劉振強先生和比我年輕的蔡季吟小姐同時致謝，如果沒有劉先生在精神上的鼓勵與在經濟上的支持，還有，如果沒有蔡小姐在版面上的細心設計，這部書稿能以如此精緻與豪華的形式迅速問世，實在是不可能的。

目錄

自序	——	1
第一章	原始的扇	1
第二章	儀仗的扇	6
第三章	一般的扇	27
(一)竹扇	28	
(二)羽扇	40	
一、白羽扇	40	
二、雕翎扇	44	
三、鵝毛扇	46	
四、其他	50	
(三)紈扇	53	
一、絹扇	53	
二、羅扇	63	
三、紗扇	66	
(四)其他	70	
一、蒲扇	70	
二、麥扇	73	
三、檳榔扇	74	
四、象牙扇	75	
五、檀香木扇	79	
第四章	中國的摺扇	90
(一)歷史	91	
(二)面積	99	
(三)紙質	105	
一、金紙	105	
甲、泥金箋	105	

乙、冷金紙	114
丙、灑金紙	116
丁、附論——金花紙	118

二、素紙 119

甲、素面紙	119
乙、鏡面箋	134
丙、鑒面紙	135
丁、有色素紙	136
戊、黑紙	141

三、明清時代的入口紙 141

甲、側理紙	143
乙、鏡面箋	143

丙、鷄林紙與蠟紙	144
----------	-----

(四)扇骨與扇墜 145

一、扇骨	145
二、扇墜	153

第五章 扇在我國的收藏史 172

(一)紈扇的收藏史	172
(二)摺扇的收藏史	179

第六章 扇的西傳 202

第七章 餘論 248

(一)扇上寫作書畫的歷史 249

(二)我國羽扇與紈扇在造形上的若干特例 250

一、羽扇扇形的特例	250
二、紈扇扇形的特例	252

甲、南宋的腰形紈扇	264
-----------	-----

乙、南宋的橫式紈扇	264
-----------	-----

丙、清代的橢圓形彎身紈扇	266
--------------	-----

丁、清代的五角梧桐葉形扇	267
--------------	-----

(三)塵尾——一種似扇而非扇的文人器物 270

(四)中國扇史上的混亂時期與衰退時期 275

(五) 摺扇面上二十世紀的新題材	280
(六) 摺扇的新用途	282
(七) 摺扇西傳之餘波	290
(八) 結語	292

《扇子與中國文化》之徵引書目	300
----------------	-----



第一章

原始的扇

目前在臺灣，每當氣溫升到攝氏三十度以上，大家都會嫌天氣太熱。爲了減低熱度，相應的措施，大致不外以下三種：第一種是利用電力驅熱；電風扇與冷氣機的開放，都屬於這種。第二種是利用飲食減熱；在飲的方面，無論是喝茶、冰咖啡、冰汽水或冰酸梅湯，以及在食的方面，無論是吃愛玉冰、仙草冰、刨冰或冰西瓜，無不都屬於這種。第三種是利用經過手搖扇子而得來的微風以助涼，無論所用的扇子，是紙做的、絹做的、竹篾做的、葵樹葉做的、甚至於是用檀香木或象牙絲做的，全屬於第三種。

用電力來開放電風扇和冷氣機，大致說，都是二十世紀以內的科學發明。在古代的中國，既然還沒有電力，當時的人，在天氣熱的時候，又怎麼減熱和取涼呢？從文獻上看，前面所提到的那三種措施，大概是早就有的。譬如說在第八世紀的盛唐時代，有人曾在屋裏放一個堆滿了冰塊的大盤子^①。在同一時代，又有人在屋頂上安裝一種設備，而使水可以從屋頂上不停的向下流。水的流動並不只集中在某個地方，而是從屋頂上分開來，再流向東、南、西、北這四個方位去的^②。在盤裏堆冰，是想利用冰塊的低溫來降低室內的溫度。至於在屋頂散佈流水，是想利用水的低溫來減低室外的溫度。這兩種減低氣溫的方式雖然不同，不過與在現代生活裏，用開放冷氣或電風扇以減低溫度的類型是一樣的。

據唐代詩人的描寫，在從盛唐到中唐（或者從第九到第十世紀）的這一百年的時間之內，當時的夏天，有人爲了減低熱度，不是吃泡在水裏的瓜^③，就是吃放在冰塊旁邊的瓜或者其他的水果^④。杜甫在他一首與瓜有關的詩裏所說的：「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⑤，並不是說他用嘴嚼冰，而是說他吃到的剛剖開來的瓜，在感覺上，是涼得跟冰塊一樣的。看來他所吃到的這個瓜，在未開剖之前，恐怕不是用水泡過，就是用冰鎮過的。在中日戰爭之前，北平的居民，因爲地下水溫度較低，每到夏天，常用繩索先把西瓜綁住，然後把瓜吊進井裏去用水泡著。要吃西瓜的時候，才把瓜從井裏吊出井外而開剖。用井水泡著的西瓜，是冰涼的。吃的時候，西瓜的涼氣既可直入全身各處，在感覺上是相當舒服的。唐代的人在夏天吃用水泡過的西瓜，或者吃放在冰塊旁邊的別的水果，與中日戰前的北平居民在夏天吃用井水泡過的西瓜，以及現代的臺灣居民，吃冰鎮過的西瓜，在類型上，也是一樣的。

可是在唐代，在屋裏放一大盤冰塊來消暑，因爲相當奢侈，所以並不普遍。至於在屋頂上安裝特別的設備，讓水不停的流，也不是每一個家庭都能做到的事。吃用水泡過或冰鎮過的水果固然可以減熱助涼，可是水果既不能常吃不停，所以減熱的功能，既不很大，也不很長。看來爲了達到減熱的目的，扇子的操作，不但比用水

氣、冰氣、和吃水果等三種方式，在經濟方面，更加實惠，就在時間方面，也更長久而有效。所以在古代的中國，在爲了減低熱度所做的三種相應措施之中，扇的使用，向來是最普遍的。

除了電扇能够自動作業以外，扇的取涼功能，完全依賴使用者手臂的活動。可是從扇的發展史上觀察，古代扇的使用，在手以外，腳的作業，似乎比手還重要。要說明這一點，要先從對「筵」字的認識入手。在古代，筵是用竹篾編成的竹版。在一種簡單的機器下面，設有兩塊踏板，機器的上面，安置兩塊筵。筵與踏板之間，以繩相連。如用左腳踏上第一塊踏板，則繫繩因受下降的壓力而把甲筵由機器頂部拉向機器的前方，同時又把乙筵由機器頂部送到機器後方。當左腳離開第一塊踏板，繫繩先因壓力的消除而鬆弛，於是甲乙兩筵各由機器的前方與後方回到機器的頂部。當右腳再踏上第二塊踏板，繫繩又因受到由右腳產生的壓力而繼續工作；這時，甲筵退到乙筵所至之處，而乙筵則進到甲筵曾至的地位。如果左右兩腳輪流踩向踏板，甲乙二筵也就交迭不停的前進與後退。室內的空氣既因竹版的擺動而增進其流動，人體也就相對的感到涼快。所以在漢代的字典之中，筵字是釋爲扇的^㉖。

在二十世紀，腳的操作雖然已由手臂所取代，但在中國的某些地區，把藍色或灰色的布幔懸在天花板上，用手牽引繫在布幔上的粗繩使布

幔前後擺動生風以取涼的方式，卻仍未斷絕^㉗。譬如，在中國西南部的四川與貴州兩省，這種懸在天花板上的布幔，是稱爲諸葛扇的。把用這種方式來操作的布幔算成三國時代諸葛亮的發明，固然是牽強附會，但在西南地區，用手牽引布幔上的粗繩使幔前後擺動，從而生風取涼的操作法，恐怕與用腳踏設有竹筵的機器，使竹筵前後擺動的古典操作法，多少還是有點關係的。

其實用手牽引布幔來生風取涼的方式，在使用的地理區域上，並不只限於我國。譬如在中東與中亞一帶，生風取涼，也常採用手搖布幔的方式。在西亞或中東一帶，用手搖布幔的方式來取涼，在「天方夜譚」這一類的影片之中，是常見的。在文獻上，根據明代初年的陳誠的紀錄^㉘，在哈烈國，是常常使用風扇的。所謂哈烈(Herat)，即今阿富汗(Afghanistan)之首都^㉙。而所謂風扇正與我國川、黔地區所用的諸葛扇一樣，也是需要以手牽繩來操作的大布幔。唯一的差異，似乎是哈烈國的風扇，要在布幔的下端黏連相當數量的鬚髮，而我國的諸葛扇是不黏連鬚髮的。幔上黏連鬚髮，雖然並不好看，可是鬚髮質輕，當布幔在空中緩慢擺動的時候，鬚髮卻可在同時擺動很多次；擺動的次數愈多，就愈容易產生風，而達到涼快的效果。

在古代，竹筵的使用，以及在目前，稱爲「諸葛扇」的布幔的使用，既然必是一對，所以在

我國，若干既能前後擺動，而數目又是一對的屋內設備，也都用扇字來形容。舉兩個最熟悉的例子來說明：在傳統式的中國建築之中——無論是宗教建築（寺、廟、觀、堂，甚至接近宗教的家祠）、還是非宗教建築（上自宮殿，下至民居），門板的設計，必是一對。而每一塊門板，也必

稱爲一扇門。再如中國的屏風，直到十七世紀中期的明代末年爲止，一向是文人書齋必備的設置。◎。屏風雖可由四片、八片、十片或十二片木板構成，但每一片屏風，按照傳統的術語也是稱爲一扇的◎。

附 注

① 盛唐時代的詩人岑參（七一五——七七〇），在一首詩題是「與獨孤漸道別長句，兼呈嚴八侍郎」的詩裏，曾說：「冰片高堆金錯盤，滿堂凜凜五月寒」（詩見《全唐詩》，卷一九九，頁二〇五三）。

② 宋人王謙曾記在盛唐的玄宗天寶時代（七四二——七五六），御史大夫王鉉於其宅內，設有一座自雨亭，「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見《唐語林》，卷五，頁一八二。

③ 盛唐時代的詩人李頎（登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即七三五年進士），在一首詩題是「夏宴張兵部東堂」的詩裏說：「羽扇搖風卻珠汗，玉盆貯水剖甘瓜。雲峯峨峨自冰雪，坐對芳樽不知熱」（詩見《全唐詩》卷一三三，頁一三五〇）。

④ 晚唐時代的詩人韓偓（生卒年不詳，登唐昭宗龍紀元年，即八八九年進士），在一首詩題是「雨後月中玉堂閒坐」的詩裏，曾說：「綠香熨齒冰盤果，清冷侵肌玉殿風」（詩見《全唐詩》，卷六八〇，頁七七八七）。詩中「熨」字，具有熨貼之意。所謂熨貼，本指用熨斗熨平衣衫。但此意可以引申爲內心的舒暢。按照這個引申的意思，上引詩的第一句是說，裝在放着冰塊的盤裏的，又香又綠的水果，吃到嘴裏感覺是很舒服的。

⑤ 盛唐詩人杜甫在一首詩題是「國人送瓜」的詩裏說：「落及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詩見楊倫《杜詩鏡銓》卷一六，頁七六一。

⑥ 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一九五五，臺北，藝文印書館），第五篇上，頁一三。

⑦ 筆者於四十年前旅居四川、貴州二省時，曾目睹此等以古法取涼之布幔，懸於若干茶館、理髮店，與飯店之天花板上。

⑧ 見陳誠《西域番國志》（見一九三七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哈烈國」條）。

⑨ 見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冊（一九五三年，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頁一六九。

⑩ 如明末文震亨（一五八五——一六四五？）之《長物志》，卷五，頁一九五，即列屏風為文人書齋必備之物。

⑪ 如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著成於大中七年，即八四七年），卷九，嘗記初唐畫家閻立本，畫過以田舍風光為畫題的風屏十二扇。此外，據尚秉和著《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一九三八，長沙，商務印書館），卷四〇，頁四七三，至少在北宋末年宋徽宗的時代（一一〇一——一二二五），也即十二世紀的初年，當時是把牙牌的量詞，由一張，慣稱為一扇的。不過這個用法，並不普遍。

第二章

儀仗的扇



大概從商代起（公元前一七六六——一一二二），古代的中國人開始使用馬車^①。商代的馬車的座位，在文獻上是稱為輿轎的。當時在輿轎的木邊（原稱輿盤）上，雖然附有玉飾^②，輿轎上卻並沒有其他的飾物。到了漢代，特別是東漢（公元二五——一二〇），馬車的使用，較前普及甚多。根據漢代的壁畫與石刻，當時的馬車，大致可分五種：

一、大車——平民乘用。無扇汗，但有前後相通的帳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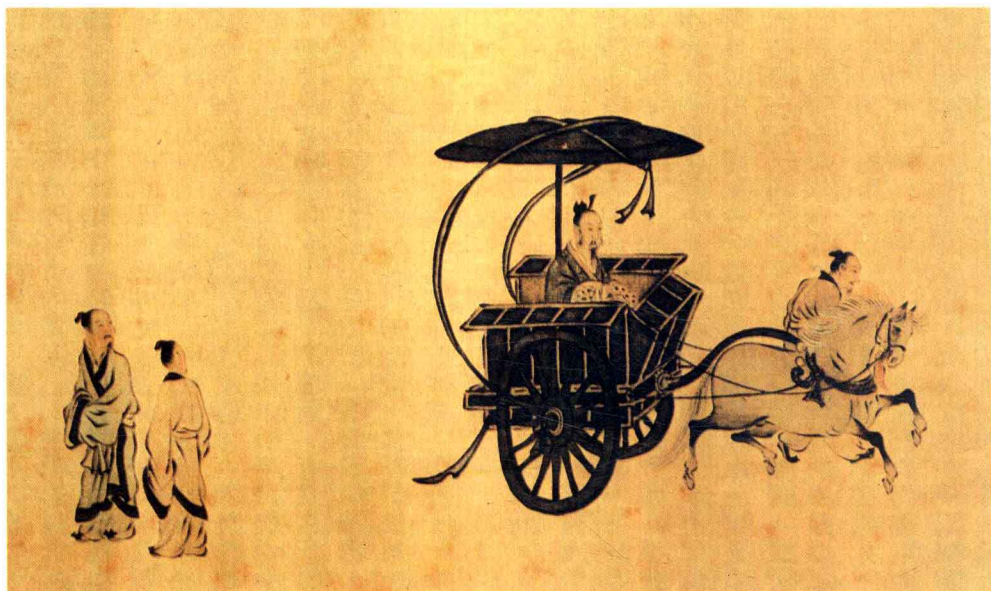
二、輜車——貴族婦女乘用。無扇汗，但有三面封閉，只有入口的帳篷。

三、軺車——政府的低級官員乘用。無帳篷，但有扇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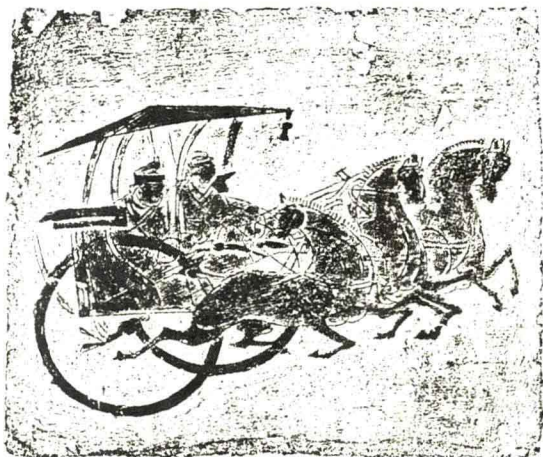
四、軒車——政府的高級官員乘用。無帳篷，但有扇汗。

五、安車——皇帝乘用。

所謂「扇汗」（圖一、圖二），用傳統式的術語來解釋，叫做「遮陽」，用更口語化的術語來解釋，就是一把傘。傘的功用是在陽光猛烈與雨勢強烈的時候，用以遮蔽陽光與降雨的。據清代學者的研究，扇汗的出現，本不是為乘御馬車的人而設，反而是為拉車的馬而設的^③。這一理論的要點是：車上設傘，傘可對風產生阻力而使氣流迴旋。氣流迴旋，又可使奔馬的身體，感到涼快。如果扇汗的確是為馬而設，每一種馬車應



圖一：周代晉國（其封邑在今山西省太原一帶）附有「扇汗」的軺車
（見南宋馬和之之作「唐風圖」）



圖二：東漢後期附有「扇汗」的轎車
(見於一塊在四川出土的墓碑)

該都有這種設備。但在前列的四種漢代馬車之中（安車有無扇汗，現無實例可證，暫不計算），扇汗都只設在政府官員的馬車上。平民的與貴族婦女的馬車上，是沒有扇汗的。難道連使馬體生涼的設備，也都限定政府的官員才能使用嗎？根據這一疑點，清代學者對扇汗的解釋，可能未必盡合情理。反之，從階級制度上看，扇汗的使用，既只限於政府官員的馬車，而一般平民與婦女（即使是貴族的婦女）卻不准使用，可見扇汗的設置，是代表身份的一種象徵。有官員的身份，可以享有扇汗，沒有官員的身份，就不能使用。根據這一瞭解，漢代馬車上的傘式「扇汗」，似乎是代表官員身份的一種簡單的儀仗。

漢代以後是南北朝（三〇三——五八九）。

在此時期，扇的某一類，成為儀仗的一種，更見形式化。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南北朝時代，一種稱為障扇的長柄大扇，正是儀仗的一種。根據在晉代初期之惠帝元康時代（二九一——二九九）所寫成的一種紀錄，最初使用障扇的人，本是漢代的豪俠^④。可是到了晉代，障扇的使用，似乎已與當時的豪俠無關。活躍於東晉晚期的顧愷之（三四四——四〇五），是四世紀末期的文人。他不但會寫賦、會作詩，又是一位重要的畫家與藝術理論家。「洛神賦圖」卷就是他按照三國時魏國曹植（一九一——二三二）所寫的「洛神賦」之賦文內容而畫成的一卷畫。賦文的大意是描寫

他在黃初三年（二二二）經過洛陽附近的洛水，在精神恍惚的狀態之中，見到了漂亮的洛水女神（圖三）。在此圖中，曹植坐在榻上，站在榻之右前方的女性，就是洛神。在黃初三年，曹植雖然犯了罪，而被免除了原有的爵位，不過他的哥哥曹丕既是魏國的第一位天子，曹植仍然是貴族。那時的貴族是有許多侍從的。站在曹植所坐的木榻之兩側與後方的三個侍從，就用雙手拿着一種大扇。顧愷之的描寫雖然並不完全準確，不過在質料上，這三把長扇的扇身是用羽毛做成的，卻可以看得很清楚。這種扇柄可能比真人還長的羽毛大扇，如果能與下一章第二節所提到的戰國時代之楚國的長柄羽扇互相印證，可以看出，這些長柄扇，正是障扇。如果儀仗扇的發展真在南北朝時代，在東晉末年，由顧愷之當做三國時代的扇子來描畫，而畫在「洛神賦圖」卷裏的這些長柄羽扇，應該正是南北朝時代的障扇或儀仗扇的前身。時間再晚一點，到了南北朝時代，在政府官員出行時，他們的隨從，是要手執障扇，作為儀仗的。

位於河南洛陽南郊的龍門，面臨伊水。在龍門，有許多用人力在伊水之絕壁上開鑿的石窟。在這些石窟裏，不但在窟的四壁佈滿與佛教有關的雕刻，窟的中心更刻有立體的佛像。這些石窟與窟內的雕刻，是我國重要的佛教藝術遺跡之一。龍門的石窟寺，根據由窟外南側的「太尉公

皇甫公石窟碑記」所提到的年月，應該是在北魏孝明帝的孝昌三年（五二七）九月完成的。在石窟寺南壁大龕上，刻有著名的「禮佛圖」的浮雕（圖四，甲）。從「禮佛圖」的畫面上看，可以發現一位帝王與一位王后，在五位宮女的侍從之下，慢慢的走向一座大型的熏爐。另有比丘（佛僧）三人，已經站在熏爐的兩側。在這幅「禮佛圖」裏，最值得注意的是王與后的儀仗。這些儀仗，不但包括像傘一樣的華蓋，也包括橢圓形與圓形的儀仗扇。位於新疆與甘肅兩省交界處的敦煌鳴沙山，也有許多用人力開鑿的石窟。在鳴沙山的第二八八號窟裏，目前還保存着繪於南北朝之西魏時代（五三六——五五六）的壁畫（圖四，乙）。畫在這幅壁畫裏的儀仗扇，與刻於龍門石窟寺南壁的「禮佛圖」裏的儀仗扇一樣，也是長柄小身的圓形扇。以表現於龍門石刻和敦煌壁畫裏的圓形與橢圓形為證。

這兩種長柄的儀仗扇，正是當時流行的障扇。至於障扇的質料，從文獻上看，似乎沒有嚴格的規定，因之，用竹篾編成的竹質障扇，固然還多少保留一點古筴的遺風，但用鳥毛編成的，和用羅、絹製成的障扇，也已開始使用。總之，馬車既不流行，馬車上的扇汗似乎也就跟隨新風氣的轉變，而離開了馬車，正式形成儀仗隊裏的華蓋了。

一九五八年，考古家在河南省的鄧縣，發現